

語言認同與文化提升

劉沛慈

真理大學臺灣文學系講師

一、緒言：語言在文化中的角色

有人說：「思想是無聲的語言，語言是有聲的思想。」單從文化演進的過程來看，思想的豐富和語言的豐富常成正比。一般動物的思想不如人類，野蠻人的思想不如文明人，關鍵都在於語文的有無或貧富（朱光潛，1987）。人類的思維往往透過語言來表現，而文化的內涵通常也直接經由語言來承載，因此，字典裡語彙的逐漸擴大即可說是文化不斷進步的象徵。假如我們把緒言的標題換成：「在文化中，語言是什麼『咖』？」這樣的問題對一個看得懂中文字的外國人而言，應該可以讀出來，但接著他可能會搔搔頭而不知如何回答，除非他在臺灣住得夠久，對娛樂界的影視文化有一定的涉略，也瞭解像「A 咖」、「B 咖」這一些詞彙的意思。

語言是文化的表達工具，沒有文化的語言是沒有競爭力的；而語言的沒落其意義便是文化的沒落，臺灣傳統語言的沒落，正表示臺灣傳統文化之沒落（洪惟仁，1992）。臺灣以往由政治及教育在推動古代漢文化、日本文化、中國首都文化，而忽略、輕視臺灣社會的語言及文化，所以臺灣人愈受教育愈傾向輕視臺灣文化及語文，雖然在客觀上，每個人都有臺灣文化的特點，卻無自知自覺（鄭良偉，2003）。這對臺灣文化的發展而言，誠然是件相當可惜的事。

臺灣是一個多語族、多元文化的國家，陳美如（1998）指出：「多元語言主義是承認社會中可以用不同的語言，且對各種語言應平等看待」。而「認同」的問題，即蘊涵著如何看待自己，以及怎樣看待他人的諸多層面。如何對語言產生深切的認同，獲致成就感又能保存自家文化特色，這是各個族群都應審慎省思的重要課題。

二、臺灣語言的認同趨向

語言不僅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而且是文化的載體。語言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主要的文化現象，又是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一般來說，以語言要素構成的言語作品，內容是和文化密切相關的。一種民族語言和另一種民族

語言接觸時，實際上是具有不同文化特點的人之間的接觸，而且接觸時往往吸收對方語言所表達的新的文化成分。這種現象在借詞上表現得最突出，借詞是語言接觸過程中被吸收或貸出的，因而它顯示出文化接觸的過程和結果（張興權，2012）。現今我們多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說或聽到日文的外來語，像「歐都麥（機車）、尤基彥（幼稚園）、賴打（打火機）」等等，因為借入後的認同，是以保存並加以使用之。此外，曹逢甫（1997）早年的研究成果顯示：「閩南人母語使用的頻率比國語高；女性使用者明顯比男性使用較多的國語；教育程度越高者明顯地使用較多的國語；年齡低使用國語的頻率越高而使用母語的頻率越低；地區上，則就談話的對象所界定的範域而言，南部比北部和東部平均使用較多的母語和更少的國語。」顯見，語言的使用與認同情況十足相關，會隨著說話人的背景、談話的對象、區域和場合而有所改變。

1980 年代，隨著臺灣本土意識的抬頭，各項文化運動也跟著活躍與增生。近幾年來，我們可以觀察到臺灣在本土語言認同上的幾項表現：

（一）語文教育

90 學年度正式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後，將本土語言納入國中、小學的語文教學當中，母語開始在學校教育正規課程中實施。

（二）傳播媒體

坊間的電視廣告、報章文宣，甚至網路上的傳媒動畫，有越來越多的文案設計，都將臺灣語言融入其中，運用諧音或多語言混用的手法來做表現，以吸引大眾的目光。

（三）選舉文化

政治選舉活動期間，候選人無不卯足了勁勤學本土語言，經常可以聽到他們面對民眾時用臺語表達政見，或以客家話、原住民族語進行問候；大街小巷更是充斥著本土語言歌曲的喧囂。

（四）影劇演出

這些年以來本土劇收視率扶搖直上，尤其觀眾的年齡層有下降的趨勢。而國片的成績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先前受矚目的客語電影《一八九五》，後來以原住民族語呈現的《賽德克巴萊》，近期全以臺語演出而票房成績亮眼的《大尾鱸鰻》，甚至正值上映中的《總舖師》，都因使用本土語言表現臺灣的歷史或文化內涵，而獲得臺灣觀眾的青睞。

（五）音樂創作

在臺灣的流行樂壇中，原本就存有語言混用的現象，有時候為了押韻會在主流的華語歌曲裡，放入英語、日語或臺語。其次，不少製作人也意識到在樂曲中以母語填詞的創意。除了臺語歌壇早已有了一片天，客家音樂、原住民族音樂也越來越多歌手加入創作的行列。這些現象都可以從金曲獎獎項的增列，得到見證。

多元社會文化的溝通、刺激、交相交互作用，才可創發語言文字的多彩多姿（戴維揚，2003）。上述種種，也足以體認臺灣人對本土語言的接受度和認同感是與日俱增的，如此，對文化的傳承與創新而言，必然帶來正向的影響力。

三、臺語我也會，要學什麼？

除了上面談到的幾點，我們也看到大專院校裡陸續成立了臺灣文學、臺灣語文和臺灣文化等相關系所，將原本僅在民間流傳或早期受政治力壓抑的本土文化予以學術地位的提升，厚植其專業化與主體性的功能。這些系所並非一般人刻板印象所認為的那樣僅在鑽研臺語，文學與文化的專門知識缺一不可，甚至有的還結合了實務課程，增益學生就業能力的培養。

當然，臺灣語言這個區塊在課程規劃上是不容忽視的，茲以臺語課程為例。「臺語」又可稱為「臺灣話」（Taiwanese），指的是對部分人士所稱的「臺灣閩南語」之簡稱，並非「臺灣語言」的縮寫。而「臺灣語言」一詞乃是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所使用的語言，涵括原住民族語、客語、臺語、華語……等。依學者們的估算，在臺灣使用臺語的人口約占七成以上，因此，有不少人提出這樣的質疑：「臺語我也會講，何必學呢？」其實，就像學中文、學英語一樣，真正懂一種語言，必得在聽、說、讀、寫，以及應用的各個層面上，獲得系統性的能力培養：

（一）聽、說的養成

臺語和華語一樣，每個音都是由聲母、韻母和聲調所構成，例如「大」字，華語讀成「ㄉㄚˋ」，是聲母「ㄉ」、韻母「ㄚ」和聲調「第四聲」所組成的一個音。臺語同樣有聲母、韻母，別具特色的是聲調比華語的數量多一些，並且有「變調」的現象，以「火（臺語）」為例，這個字在臺語念成和華語的「會」同音，但是當我們後面再接上另外一個詞之後，如「火車（臺語）」，

此時的「火（臺語）」讀起來就變成和華語的「灰」同音，你是否發現到「火（臺語）」的聲調在加了「車」這個字之後，已經從接近華語的第四調「ˇ」（會）變成了類似第一調（灰）的音呢？再者，臺語裡有「文白異讀」的情形，類似華語的「破音字」一個字有二種以上的讀音，如「方便」和「便宜」，「便」的讀音在不同的用法裡會念成不同的音；而像臺語的「香」這個字，用在「燒香」、「香港」、「阿香（人名）」等語詞中，讀音也是不一致的。在說、聽臺語時，能否正確掌握這些現象，將直接影響對話內容的清楚度和流暢性。

此外，我們在學外語的時候，強調必須熟悉該語言的文法，臺語也同樣在詞彙和語句的組成上存在著語法特色。例如華語的「客人」、「颱風」和「熱鬧」等詞彙，在臺語裡面的構詞形式恰好是相反的「人客」、「風颱」和「鬧熱」；還有，表達高程度的形容，臺語有像「紅紅紅」這一類三疊音的語詞，在華語裡是看不到的。而文法上，正確的臺語句式是以問句「敢有影？（臺語）」和「你敢欲去？（臺語）」分別表示華語的「真的嗎？」和「你要去嗎？」，然而時下許多年青朋友因為受華語問句「……嗎？」所影響，不少人都把這種用法直接帶進臺語裡面了。日常聽到的「不錯吃」、「不錯玩」等說法，本來也不是標準華語的句式，這是受到臺語語法的影響，把它帶進華語的生活言談中來使用，凡此種種皆是語言接觸的結果。

（二）讀、寫的訓練

臺語有字嗎？要怎麼寫？教育部為因應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教學在拼音系統上的標準化，於2006年公告了「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¹，簡稱「臺羅」拼音，其功能如同華語裡的注音符號，主要用來拼寫臺語的讀音，使得臺語教材在編寫上的聲母、韻母及聲調有一致性的符號系統。

除了拼音，教育部也在2007年頒布第一批「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至今陸續頒布了共計700詞的漢字書寫方式，還有「臺灣閩南語卡拉OK正字字表」及其內容²。像「我去廚房喝水」這樣的句子，我們就可以從字表當中查到，在臺語就寫成「我去灶跤咻水（臺語）」。同時也曉得知名的臺語歌曲裡有一些歌詞的用字，應該如何正確的書寫，如〈家後〉這首歌裡有一句：「吃好吃醜無計較」，宜寫做「食好食糲無計較」才是。

¹ 使用手冊請參考：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及其發音學習網 <http://www.ntcu.edu.tw/tailo/>。

² 相關頒布之內容，請參考：教育部終身教育司，「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網站。

書寫和閱讀是一體兩面的，這些基本功都需要長時間的練習，對臺語的拼音和文字才會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三）應用的部分

有了臺語聽說讀寫的各項能力之後，可加以應用到以下各個方面去：

1. 報考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臺灣目前有兩種可以進行臺語能力檢定考試的管道，其一是教育部所舉辦的「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其二是成功大學臺灣語文測驗中心研發舉行的「全民臺語認證」。取得一定級別之證照後，即擁有擔任國民中小學母語教師的基本資格。

2. 臺語文學的創作與研究

依方耀乾（2012）的定義，臺語文學是指：「用臺語思考並以臺語白話文所書寫的詩、散文、小說、劇本等文學之總稱」。具備書寫能力，即可嘗試撰寫臺語文章；能夠閱讀篇章，也是進行賞析、研究文學作品的第一步。

3. 跨領域的發展

將臺語能力放在傳播媒體上，可以為廣告文宣做相關文案設計；用在影劇方面，最重要的即是在劇本撰著上做發揮；延伸到文教事業，則能出版繪本兒童讀物或進行臺語教材的編纂。其他如歌詞創作、文學作品譯著工作等等，在在得以融入本土文化的精神內涵而拓展之。

四、結語

文化的認同感，不論是來自語言的、宗教的或種族的力量，的確是結合政治力量的要素之一，二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正是政治人物的責任（黃宣範，1994）。張家碩（2004）曾探討臺灣族群之間接納度的問題，其研究發現現今族群問題的根源在於「政治」。可見，族群語言和文化的延續與國家政策有關，如何發展，政治必然是具重大影響力的一環。

我們知道，臺灣大眾對本土語言的認同度看來是與時俱進的，然而有時文化的留傳似乎因語言人材的不足而受限，如耆老們在講述臺灣文史故事時的記錄、地方文風採集上溝通的困難，更棘手的是本土語言的文字化尚未普及性的全面推廣，就算有不少人願意投身創作的行列，少了讀者的鼓舞，恐怕難有眾志成城之效。這麼說來，會臺語、懂臺語其實是一件既專業又值得驕傲的事。

臺語如此，客家話和原住民族語亦是。

時下許多年青人平常不太以臺語交談，但是對一些流行的臺語歌曲卻能夠琅琅上口，這誠然不是認同這些語言創作，喜愛這種流行文化的表現？身處臺灣的各個族群唯有認同自己的語言，致力讓文化的根增生，才能提升文化的價值。倘若再加上政治力的推波助瀾，展望未來，與國際接軌將指日可待。

參考文獻

1. 方耀乾（2012）。臺語文學史暨書目彙編。臺北市：臺灣文薈。
2. 朱光潛（1987）。談文學。臺北市：金楓出版。
3. 洪惟仁（1992）。臺灣語言危機。臺北市：前衛出版社。
4. 曹逢甫（1997）。族群語言政策海峽兩岸的比較。臺北市：文鶴出版社。
5. 陳美如（1998）。多元文化學校教育的建構。中等教育，49(1)，11-23。
6. 張興權（2012）。接觸語言學。臺北市：商務印書館。
7. 張家碩（2004）。臺灣族群接觸與其接納度之探討：以「接觸理論」為研究途徑。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8. 黃宣範（1994）。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北市：文鶴出版社。
9. 張德麟主編、鄭良偉著（2003）。語文研究的人類共性臺灣實況化。載於台灣教授協會（編），臺灣漢文化之本土化（9-39頁）。臺北市：前衛出版社。
10. 戴維揚、梁耀南主編（2003）。語言與文化。臺北市：文鶴出版社。